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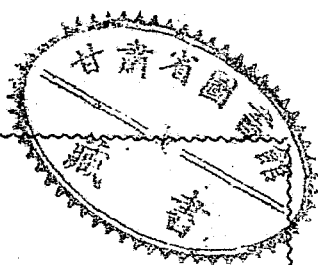


自由魂

編深書

AI WORKSHOP

行刊司公誌雜海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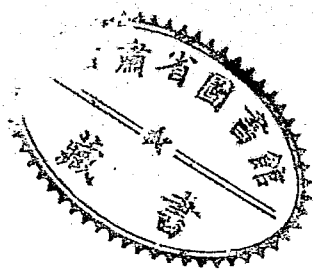


009922

自由魂

(四幕劇)

趙慧深據「夜未央」改編



自由魂

000000

地：北平

時：民國二十六年秋

人：男——

李曦華

楊棟

黨大樂

葛志高

劉維奇

自由魂

中學生

醫生

紗廠經理

小平

王永

警察

便衣隊

日軍

避難人

女——

史薇娜

自 由 魂

蘇 菲
馬 霞
劉 太太
馬 太太
戴 小姐
丁 太太
青 年 女 子
丁 大 媽

第一幕

兩間大小不等的屋子，右邊的一間較大，屋內陳設尋常。右壁有一扇窗戶，蓋着厚的窗簾，窗台上放着一盆花。靠裡有兩扇門，右邊的門通入內室，左邊的門通入前堂。屋子正中懸着一盞燈，燈下畧遠一點，但仍在中央光景，放着一張桌子，上面并無桌布，周圍放了幾把椅子，右壁靠前放着一張沙發。右邊角裡有一隻大箱子，左角掛着一條厚氈，左壁（即將舞台分爲兩間屋子者）上掛着日本旗，另外還有一道門通入黑房，黑房裡燃着一盞小燈，暗得很。黑房很窄，只有近門處幾隻木箱還隱約可見。

這是下午，起幕時，黑房裡發出有規律有節奏的聲音。

馬霞與蘇菲坐在桌旁。

馬霞是一個十八歲左右的年青女子，穿着女僕裝束，相貌聰明，舉止活潑而快活。

蘇菲年近二十七歲，她在摺新印的傳單。

馬霞在專心看報紙。

蘇

馬霞，你這孩子怎麼啦？快點動手吧。這不是看報的時候，一會兒薇娜就要來的，她來了就得馬上讓她帶走。你等到完了，再看行不行？

馬

（笑）我的大姊姊，讓我再看一分鐘，你真不知道我心裡多麼亂。（稍停，放下報紙嘆口氣）這是個好消息，上海的戰事每天都是勝利的。現在我們整天都像陷在地獄裡，只有看到這些消息才算得到一點安慰，可是此地的中國報紙連這點消息都看不到。

蘇 (停止摺報，聽了一回，然後起身，走到黑房門口) 小心！機器响聲太大。

(機器的响聲漸漸減低，過後便完全停止了。楊棟從黑房走出來，他有二十八九歲，形容枯瘦，不時咳嗽，身穿一件襯衣。他進屋來看見陽光，連忙用手遮住眼睛，他把新印好的傳單放在桌上，興奮地在屋裡踱來踱去。)

楊 倒霉，這個鬼機器，我真被他麻煩死了，髒得要命，得好好上一次油。唉，再印一會兒就完啦，讓我鬆口氣吧。

蘇 (關心) 你今天太興奮了。

楊 爲什麼這鬼機器今兒特別响？

蘇 這老傢伙早應該換一個新的了。好在下面沒有人，不會有人聽見的。

楊 奇怪，我今天老覺得要出什麼事，我老這樣覺得。

馬 老楊，你別這樣慌張行不行？你今天一定有點不大舒服。

們中國人的屠場了！像豬一樣，像牛一樣，他們用鎗炮掃射，子彈用光了，用刀砍，刀口砍鈍了，用火燒。這樣的冬天，敵人又可以用不着柴火煤火了（鎗聲）！你聽，這幾聲槍響又告訴我們，又是幾個中國人的性命結束了！

楊 我們，我們早晚也脫……不了這一天。我們現在只是工作一點鐘，就算盡了

一點鐘中國人的責任。每一個中國人的生命，肉體，早已經放在日本人的屠場上，聽憑他隨時隨地來宰割我們……（咽住，稍停，指內室的門）他還在睡嗎？

蘇

楊 這位先生真叫我擔心，臧華還不把他的居留証想法弄來，樓底下的房東那

馬 蘇 這位黨先生怎麼整天的睡覺，我看他不見得能幹什麼事了。別這麼說，讓他聽見了該多麼傷心。他要是身體不弄成這樣，早跑到西山同他們一塊兒去幹游擊隊了。聽說他被日本人抓了去，一共受過七種不同的刑罰，現在他的肺和心臟都爛了，腦子也壞了，所剩的只有一口氣。學生軍打破監獄把救了出來，看他成了這個樣子，本來打算想法把他弄到南邊去休養的，但是他無論如何不肯，一定要作工作。他們沒辦法，才把他送到這兒來。也許這兒的工作比較安定，他還能勉強幹一點。

楊 （煩燥）送了來幹嗎？說不定還連累我們。

蘇 棟，你不該說這話！你想，一個愛國的青年被日本人摧毀成這個樣子，哪怕他一點工作都不能作，我們也應該可憐他一點。

楊 可憐，這是你們女人的想頭。成千成萬的中國人都被日本人殘殺了，我們還

在活着的人，要緊的是怎樣去反抗。我們不惜犧牲生命，可是我們，要留着命同日本人拚，在現在工作還不能達到我們目的的時候，我們決不願意單只爲一個已經被毀了的人犧牲了我們的目的。

蘇 因爲他們又聽說曦華要辭去這兒的工作，我們這兒缺一個人，所以才把他送來。

馬 別是曦華也出了什麼事了吧？唉，真叫人担心。

蘇 可不是，曦華有一個禮拜不見面了。

楊 這個居留証，除了曦華，別人還想不到辦法。他爲什麼老不見面？黨大藥，你們以爲我不可憐，那天他們把他送了來，我一看見他這個情形，我幾乎哭了出來。可是像這樣的事情看得太多了，聽得太多了，現在我混身都噴得出火，

我現在需要的就是同敵人幹，你們懂嗎？這不是可憐哪一個人的問題，整個民族被摧殘，整個民族的仇恨，成千成萬中國人的血流成了一片海啦，還顧到這一小筆血帳，你們懂嗎？……噯，贛華還不來，怎麼辦呢？

（他又走進黑房去，機器又响起來，不過聲音較前畧低，但時時加大。）

馬 他今天又受了刺戟嗎？

蘇 哼！生活在淪亡了的國土裡面，哪一天不受刺戟？

馬 我恐怕也受了他的傳染了，這兩天特別的煩躁。

蘇 我看老楊不能在這兒再支持下去了。

馬 你想他肯暫時休息幾天嗎？

蘇 當然不肯，并且要休息的不是身體，是神經。你想北平的中國人被日本人看待的比畜生都不如，稍微有血性的人，就是不身當其害，看着也要氣瘋了。休

息，怎麼個休息？現在我們還配談到休息嗎？

（略停，忽然門鈴聲大作，蘇菲慌忙收拾了桌上的報紙，一起丟在皮包裡，然後關好皮包，放在牆角的箱子上面。同時馬霞拍着黑房的門，然後她跑到前堂去。機器响聲立刻停止。楊棟跑出來把黑房門邊牆上掛着的長袍連忙取下來穿起。馬霞同着丁大媽小平走進來。）

蘇 哦，丁大媽，是你。

丁 楊先生，楊太太，你們倆位好？我惦着多少日子要來看你們，老是沒功夫。那天我在路上碰見馬小姐，我才知道你們搬了家了。

蘇 我們也老是惦着你哪。你現在又幫了哪個人家了？

楊 真的，丁大媽，我們欠你的錢到現在也沒給你送去，真太對不起了。再過一個禮拜我想我可以想法還給你。

丁 楊先生，快別提這個了，別說我幫了你們兩年，你們看待我同自格兒家裡人

一樣，這點小事不該值得提。就算你們現在手上的錢富裕了，給我我也不能要。現在我們這些中國老百姓，能過一天就是一天，今天好好的，人明天還不知道活不活得了，要多餘的錢幹嗎用？並且日本鬼子看見身邊有兩兒錢的人，也饒不了你。你們看這孩子——（指小平）小平，你見見這是楊先生，這是楊太太，這是馬小姐。（小平向三人鞠躬）這兒離咱們家不遠，你可以常常到這兒來，你現在書唸不成了，跟這幾位先生在一塊，叫他們教你點什麼，比上學還好。

馬 丁大媽，這是你的孫子嗎？

丁 馬小姐，我哪兒有這個福氣。說來話長，談到這孩子身上，你們幾位聽着也要吊眼淚。（嘆氣）

蘇 丁大媽到底怎麼回事？

丁 我離開你們府上，幫的就是他家。（指小平）

蘇 不錯，是不是姓夏？你到我們這兒來，還說你幫的這個人家對你還挺不錯。

丁 可不是，那位夏先生同太太（指小平）就是他爸爸媽媽，人別提多好哪。可是，

那些天殺的日本鬼子呀……

平 （撲在丁的懷裡，悲聲）大媽，別說啦！別說啦！

丁 （接住小平）好孩子！別難受！這位楊先生楊太太他們也同你爹爹媽媽一樣

教書的，這位馬小姐也是大學的學生。把你爹爹媽媽的事情告訴他們，他們

會教給你長大的啦！怎麼替你爹爹媽媽報仇。

楊 丁大媽，難道這孩子的父母全被日本人害了嗎？

丁 可不是，楊先生。那位夏先生夏太太也是學堂裡教書的。自從日本人把我們

楊 蘇

北平佔了以後，無論什麼學校都要用他們的書本，什麼不許學生說是中國人，要說北平是日本地方，還要唸日本字，好些好些頂可惡的規矩。夏先生一氣就不幹了，正想法借點錢到南邊去。碰巧有一天有幾個日本鬼子帶着警察來查什麼戶口，看見了夏太太，就拿夏太太開玩笑。夏太太實在忍不住了，罵了他們幾句。就在當天晚上，來了好些日本兵帶着中國警察，把他們兩口子都抓了去。第二天我整整跑了一天，一點信兒都問不到。第三天才有個夏先生的朋友來告訴我，說是夏太太被他們活活的糟蹋死啦，夏先生被他們說是同什麼西山的土匪同謀，混身被刀子一刀一刀的割死的……（小平哇的一聲哭出，丁緊緊地摟着他一壁哭一壁說）好孩子！別難受，別難受……（看着小平半晌，抱頭伏在桌上）

（拭淚）那麼這孩子呢？

丁

（拭淚）現在只賸下這孩子一個人，我不招呼他還有誰招呼他。現在人家我也不想再幫了。我打鄉下出來，第一個東家就是大學裡的周先生，伺候他不到半年，一個又用功又老實的大孩子，就爲的反對日本人游行，活活的被抓去鎗斃。第二個東家就是你們，第三個又碰見這樣更慘的事兒，我哪兒還有心腸再幫人？現在我就帶着這孩子在離你們這兒不遠的一個親戚家住，找些活來作作，我手邊還有幾十塊錢，暫時還能混得過去。我就愁的這孩子，現在北平的學堂全得用日本鬼子的辦法，我不願意他再上，他自格兒也不願意再去了，可是他這麼大的歲數，又不能白白地耽誤他。我想來想去只有求你們三位做做好事，沒事的時候教他點嗎，讓他們每天來一趟，讓他能長大做個人，他去世的父母都要感恩你們……（淚下）

馬

這個不成問題，我們三個人無論如何每天總能有一點功夫。唉，真可憐！這孩

子看着很聰明，叫什麼名字？

丁 叫做小平。小平你快過去謝謝他們三位。（小平一壁哭，一壁立起身，將要向楊棟鞠躬，楊猛然把他抱住。）

楊 （含淚凝視小平）小平！

平 （含淚仰視楊）楊先生，請你教給我怎麼去殺日本人！

楊 好的，小平，我們要去殺日本兵，替你爸爸媽媽報仇，替每一個被害的中國人報仇！

丁 （起身）好吧，小平，咱們該走啦，我還要送給活人家去，這些日子天一晚街上就難走啦。等明兒早一點我送你來。

平 大媽，明兒不要你送了，我自格兒認識道兒了。

丁 同楊先生楊太太馬小姐說再見吧！

(小平鞠躬，馬抱住他。)

蘇 丁大媽，明兒沒事再來多談談吧。

丁 好，我明兒一定來。

(馬送他們兩人出去再回來)

蘇 (目送他們) 唉，這孩子！

楊 (也目送他們出去) 非，我們如果被日本人發覺了，我們留在南邊的孩子

……

蘇 (攔住他) 棟，你今兒怎麼啦？儘說這些喪氣話。

楊 真的，我今天不知道為什麼老是這樣不安。曦華的居留証為什麼還不送來？

唉，傳單還沒有印完，我的頭快漲裂了。(回到黑房裡)

蘇 薇娜為什麼也還不來？曦華說不定弄不到黨大樂的居留証。

馬 我想他一定弄得到。(略停)可是蘇菲，你看出來沒有？曦華這些日子有點不大對。

蘇 我也覺得。

馬 從前人家都說鐵漢子李曦華，可是現在這個鐵漢子忽然變成猶疑不定，神思恍惚的人；從前他工作多麼熱心，可是近來無論怎麼嚴重的場合，他總像很勉強的樣子。你知道不知道，他為什麼變得這麼快？

蘇 我留心看他好久了。他告訴我，他今天到這兒來是最後的一次，以後他要去做旁的事情，他說，這種生活已經過得夠了。

馬 到底為什麼？

蘇 我疑心是那件事，可是又不能確定。

馬 什麼事？什麼事？告訴我。

蘇 在我看來是心病。

馬 心病？那真怪了。

（楊棟從黑房裡出來，手裡拿着一疊新印好的報紙，放在桌上。）

楊 到底完了！

馬 已經完了？

楊 我們應當馬上把版子拆了，馬霞，你給我幫忙。非你一個人疊吧，好在剩的不多了。（改變聲調）你們這些女人總不小心，你們能斷定窗簾外面，對面街上沒有人在偵探我們嗎？

馬 （笑）我們在屋子裡既然看不見窗簾外面的街上是不是有人，那麼街上的人又怎麼能够看得清楚我們？老楊，謝謝你！別把我們吓壞了。

楊 哼！你們放心得很哪。（向馬）來，我們快動手。

馬 (向蘇) 那麼, 你留神一點吧。(她與楊進黑房)

楊 (在黑房裡喘氣) 曦華還不來, 他再不來, 真要我的命了。

(蘇菲摺完傳單, 一齊放進皮包裡, 又把皮包放在牆角箱子上。門鈴短短地
响了三下。)

蘇 噯, 我的天, 到底來了!

(她走到前堂去, 在那裡和一個人談話, 然後她帶了李曦華上來。李是一個
二十二歲光景的青年, 相貌漂亮, 面色蒼白, 略形憔悴。他把一個很重的紙包
放在桌上。)

李 (搓自己的手指頭) 好重!

蘇 (推開黑房的門) 棟, 曦華來了, 居留証也帶來了。

楊 (在內) 曦華, 你嗎? 我……再過一分鐘就來陪你。

馬 (在內) 曦華, 你好嗎? 你再不來, 可把我們急壞了。

李 你們在裡面幹嗎?

馬 我們在拆版子, 還鉛字。

李 那麼, 已經完了?

蘇 (關上黑房的門, 望着桌上紙包) 你帶來的什麼東西鉛字嗎?

李 是的, 這玩意重的要命。可是我還要裝着這包是點心, 提着繩子做出是很輕的樣子。他媽的, 日本鬼子這些天查的特別嚴。

蘇 我好幾天沒出門了, 聽說外面近來更不成樣子。差不多的人都不敢在街上走。

李 可不是, 就是躲在家裡每天也要被搜查幾次, 中國的老百姓每天冤枉被抓去弄死的不知有多少。(噓氣) 我這幾天腦子同胸口就像有很多毒蛇在

爬，走到哪兒都是一樣。（看着窗外）我實在太不小心，方才進來之前，我簡直沒想到在下面看看窗戶，看是不是能上來。

蘇 謝謝天！這花盆在位置還不會動過。我想我們還能够繼續工作幾天。

李 誰說，外面風聲壞得很，到處都有漢奸，便衣隊，偵探。

蘇 我求你，今天不要在老楊面前說什麼，他今天特別的煩燥。你要換換空氣嗎？是不是要到南邊去。

李 我為什麼要到南邊去？我要永遠留在北平，不過我今天應該同你們告別了，以後的事情怎麼樣，現在誰也不會知道，可是離開你們，又叫我很痛苦，我們在一塊兒有那麼多日子，當我心裡難過的時候，總是你們來安慰我……

蘇 到底是什麼要命的事情纏住你，把你弄成這個樣子。

（楊棟入）

李 (指桌上的紙包) 看!

楊 好, 完全了麼?

李 只缺幾個頭號字嘞。

楊 這真不容易, 真不容易! (喚) 馬霞, 新字來了!

李 這是黨大樂的居留證。

楊 謝天謝地, (看居留證) 這是北甯路局科員的證明書, 你那裡弄來的? 唉, 我心上好像去了一塊石頭一樣。房東那個混蛋, 把我弄得麻煩死嘞! (看着剛進房來的馬霞) 那個房東是我們馬霞的情人吶! (大家笑)

馬 這倒是我的好運氣。

楊 (指着內室的門) 這可憐的人整天的睡覺, 我該喊醒他, 讓他知道知道他的姓名籍貫。(楊走入內室)

馬（拿起新鉛字的紙包）到底弄完全嘞，以後用不着再瞎拉瞎扯嘞！我去把

它跟舊的擱在一塊兒。（他嘴裡唱着，跑進黑房。）

李（在屋裡踱來踱去，蘇非望着他）鉛字鉛字，有什麼用處，白紙上寫黑字……

：一個炸彈，（高聲）一個炸彈！（過後又鎮靜）薇娜已經來過了嗎？

蘇（竭力止住笑）不，還沒有來，他一會兒就要來啦！

李你爲什麼笑？

蘇哦，不爲什麼，你等她是不是？（不是）哦，今天有什麼不對的事情，我不愛看你這副樣子。

李不要笑我。你知道，一個人被情感壓倒了，有什麼辦法。

蘇那麼你害癩想思病嘞，真的嗎？

李謝謝你，不要同我開玩笑，我實在不好意思說出口，現在我們處在怎麼樣一

蘇 爲什麼要把它拔去呢？

李 蘇菲，你知道，在平常我還看不起這種荒謬的舉動，何況在這個時候，對於一個立志獻身給國家的人，要叫他整天爲着愛情痛苦，這是多麼難堪的事。

蘇 你真成了個大孩子。

李 也許這是一種精神病，可是有什麼辦法！

蘇 曦華，你的話同小孩子說的一樣，總之……一個女人總不過一個女人吧了，即使這就是……（她欲語又止，他們倆人的眼光遇着，過後低聲說）即使這就是薇娜，也不過是一個女人吧了，這是比方說的話。

李

（很難爲情，在屋裡不住的往來走着，過了一會兒）我們裡面每個人都情願爲國家犧牲生命，可是蘇菲，我不肯讓我的血一滴一滴零碎的流，我不肯等到愛情的火把我燒得乾乾淨淨的時候……所以……

蘇

所以？

李

我要的是炸彈。

（門鈴大响，楊棟從內室跑出，急忙穿上長衫。蘇菲拍着黑房的門。馬霞出，跑入前堂，帶了房東王永同警察進來。）

馬

太太，警察來了。

警

楊先生，你應當知道現在警察局的規矩，你不能隨的留一個沒有居留證的客人。

楊

啊，原來是爲居留證來的。我有一個親戚，從天津來，他本來是在北甯路局做

事的，告假到北平來養病，他居留證才寄到，我去拿來給你看。（他走入內室，過了一忽兒，他站在內室的門口招呼警察）老總，請到這兒來（警察走過去同楊進內室。）

李

（輕輕的）薇娜還沒有來過嗎？

蘇

還沒有。（走到窗前，端起花盆放在桌上）馬霞，你又忘記澆花啦，你這孩子記性真壞！

馬

太太，我馬上就來。（蘇菲不安的走進內室）好，又是你去報告警察的。

王

好姑奶奶，你別生氣，我也沒有辦法，現在不比從前啦，你知道日本人多利害，我要不去報告警察，給他們查出來，連我也不得了。我是一個天生的老奸子，你是知道的。

馬

哼，不錯，我看你好得有點兒過嘮份。

王得得，別損我了，你總有一天讓你明白明白，好，我走啦！

馬（同他開玩笑）要是我不讓你去吶？

哈哈。(問李)你是新來的，你住哪兒很遠嗎？

李
是，很遠。

王 好，我走啦，回見吧！

（王同馬翼出，楊同警察走出內室的門，楊塞了一張鈔票在警察手裡。）

警
楊先生，您別客氣，您担待一點兒，我們也是沒有辦法，上邊的命令我們不能

不照辦。從前什麼事兒還可以馬虎一點兒，現在日本人可真利害，我們沒有

辦法……(出去)

楊 這個關總算過去了，他媽的。

李（把衣盆移回窗台原處）警察已經來過，我想這兩天總可以放點心。

楊 也許這樣，可是今天很不舒服，老是坐臥不安。

（蘇菲從內室把黨大樂扶了出來。黨異常衰弱，身彎背曲，舉止艱難，聲音低小，穿了拖鞋睡衣，坐在椅子上。）

蘇（問李）這就是黨大樂，靠了你的幫忙，現在成了北甯路局的科員了（向黨）這是李曦華。

黨 多謝你替我弄了居留證。

李 現在沒有居留證，就不能住在北平的。

黨 他們把我救出來的時候，實在太忙啦，沒有功夫想到這個。可是我得到了個比居留證更好的東西。（從衣袋裡取出一支手槍）這東西對付警察比什麼都好，我決不能再給他們抓了去。

（門鈴三响）

蘇 (起身) 薇娜來了。

(蘇菲走入前堂，同史薇娜進來。薇娜是一個二十歲光景的女郎，時時發出差不多孩子似的快樂的清脆的笑聲，當她莊重地談話的時候，她的態度又變成非常激烈。她默默的同衆人握手，恭敬的向黨大樂說話。)

史 黨先生，昨天我來這裡的時候，你正在睡覺。啊，現在這兒快成了俱樂部啦。

馬 (搖頭) 哼，俱樂部，有什麼樂？

蘇 你好像很累的樣子。

史 可不是，剛才好像有一個便衣隊跟着我，我急得要命，足足繞了十七八個彎兒，才把他甩掉。我現在氣還沒有喘過來。啊。(笑) 那傢伙也真笨。

蘇 你真把他甩掉了嗎？

史 當然，不然我也不會跑到這兒來告訴你們聽嘞。

蘇（向黨）這是替我們帶信的好鴿子。我們所需要的東西，都是她給我們帶

來的。（問史）薇娜，今天給我們帶了什麼來。

史 這是上海的幾份報紙，還有西山來的一個通知，同西山最近的消息。傳單已經印完了嗎？

蘇 全印完了，我去包好。

史 今天把傳單帶走，明天這北平城裡頭又要大轟一下啦！

楊（看薇娜遞給他的通知書）西山的朋友們這幾天幹得很順利，他們現在進行憲兵團反正，已經進行得差不多了，所以明天的傳單，可增加很大的影響。

史 這傳單還要帶一部份到西山去。

蘇（把傳單放在桌上）全在這兒了，你帶去支配吧！

史 黨先生，告訴我們一點兒學生軍劫監獄的事情。

黨 沒有什麼可說的，不過以前人家看不起學生，現在總不能這麼說嘞。

李 我看你還是到南邊去住些時候，你身體太壞啦。

黨 （站起來憤憤的）你，你要我到南邊去，你以為在那兒可以安心休息嗎？現在

整個兒國土都在日本人的威脅下，整個兒的民族都在受難，你要我去休息

……（一陣激烈的咳嗽，倒在椅子上。大家不安的望着他，稍停他醒過了來）

可是，我對你說，我決不會再被他們抓了去，我決不會再落在這些畜生的手

裡頭。（又是一陣咳嗽，他竭力想止住，然而無效，最後他伏倒桌上。）

史 （望着他低聲說）這樣強硬的人！

李 可是，薇娜，我告訴你，我不久就讓你還有更悲慘的事情呢。

黨 （起立，微弱的說）我要去睡嘞。日本人是人，中國人也是人（他伸手給薇娜）

你常到這兒來是不是？

史 (微笑) 根據馬震對房東的報告,我是每天上這兒來教日文的。

黨 (問李) 希望你以後所做的,一切都順利! (且咳且走,進內室,衆人默默的目送他。)

李 (咬牙) 看,這就是我們的榜樣。

史 是的,可是我們更應當努力的幹,這祇能增加我們的仇恨。

李 努力誰知道!

史 曦華,你這話什麼意思?

李 我們努力有什麼用處?!

楊 你說應當怎麼樣?

李 你相信他們會讓你們在這兒幹幾天說不定今天或者明天,日本人就會來把我們全部抓去。

楊 好，依你這麼說，我們就什麼事也不必幹嘞。

李 既然我們明明知道免不了早晚會落在他們的手裡，那麼我們應當做出一點像樣的事情來才值得。

楊 什麼事情才算是像樣的！

李 口號，紙上的宣傳，也不知道開了多少多少年啦，事實在這兒，有什麼用？印傳單，散傳單，不知道白白的犧牲了多少人，又有什麼用？你告訴他們，日本帝國主義怎樣怎樣壓迫我們，那些身受其害的老百姓比你知道得更清楚，你要他們起來同日本人拼命，你應當讓他看見怎麼去拼，你把血流給他們看，他們會來跟你的。可是你光是白紙上寫黑字，對他們不會有什麼感動。現在我們要拿事實給他們看，給全世界看！我們的血要整個兒流，不要一滴一滴的流。

史

是的，現在的時候不是喊口號發傳單的時候，須要流血，須要拿命去拚。你的命我的命都應該的，直到中國得到最後勝利的一天，中國人的性命才能夠安全。

馬

（天完全黑暗，只有街上的街燈的光射進屋來。）
最後的勝利！

史

爲了要爭得最後的勝利，一個人的生命算得什麼？在我們整個兒民族受難的時候，一個人的受難又算得什麼？我相信犧牲是應當的，流血是應當的。

李

這是你的意見？

史

是的，我們應該完全獻身給國家，對於我們的弱點和個人的痛苦，一點也不要讓步！

李

可是，有一種非常熱烈的慾望，也可以使得一個人忘掉國家，忘掉全世界，要

是不把他除掉，這個人就只有死！

史 哎呀，我正是有點兒替你害怕。（笑）或者有一個女人……

李 （難爲情）不，不，可是如果真是……

史 曦華，你要當心一點兒，女人對於男人沒有好處的，她叫男人變成意志薄弱，她叫男人懂得害怕……

李 （激動的）不錯，不錯，你說得不錯。是的……（取帽子）各位再見！（很快的出去。）

楊 曦華曦華，爲什麼跑得那麼快！還有幾個鉛字別忘了帶來（他出去追，回來）已經跑遠嘞。

史 我也應該走啦。曦華到底是怎麼會事，你們知道嗎？

蘇 薇娜，你已經知道嘞，他害了想思病啦！

史 可憐的孩子，究竟是怎麼會事，他忽然要離開這兒（蘇菲向她微笑，她覺得

有點兒難爲情，把桌上的傳單收拾起）好，再會吧！

（薇娜走出，楊棟把燈開了，蘇菲同馬霞默默的坐着，眼睛望着空處。楊看看他們，焦急的走來走去，稍停。）

楊

（煩躁）你們幹嗎，一句話也不說？爲什麼（打個冷戰）怎麼突然冷起來嘞。（突然站起跑到窗前，拉開窗簾向外面街上看，馬上掉轉頭，驚慌的說）下面有人！

（外面警笛叫，蘇菲馬霞呆呆的對視。樓梯响，楊棟將衝出門，開一個人衝進來。）

楊

（把他抓住）你是誰？

人

老爺，開開恩，讓我在這兒躲一躲，日本人要抓我！

馬 爲什麼？

人 我不知道！我家裡人全被他們抓去啦！我剛才回家，我隣居告訴我，叫我躲開。我趕快跑，可是已經給被衣隊看見了，他們就追我。謝謝你，讓我躲一躲，我是一個好人，我沒有犯什麼罪！

（外面警笛繼續响。）

楊 快走快走，我們這兒不能藏你。

人 那我怎麼辦？（人從窗戶往外看）這底下沒有人，我從這兒爬下去！（開窗戶，往下爬）

（楊跑到窗前，看他。）

蘇 他怎麼啦？

楊 （回身關上窗子）他逃掉啦！

楊 怎麼大門沒有關上，他怎麼進來的？馬霞你去看看。（馬下，再回來。）

馬 他是從隔壁陽台上爬過來的，大門關得好好的——我看，曦華的話是對的，我們到西山，同他們一塊兒去幹游擊隊去吧，早晚總是一死，不如死得痛快！現在這兒的事情沒有結束，還有工作要做，有什麼辦法呢？

（楊慌忙的側耳細聽，蘇菲馬霞望着他吃驚。）

楊 （嘶聲）那兒……他們已經到門口嘞……我們完啦！（蘇菲同馬霞跳起來，槍聲亂鳴，他們三人互相望着，眼裡充滿恐怖。）

黨 （從內室出來，急急的說）好，來了，我自己用一顆子彈（取出手槍）其餘五顆留給你們！再見吧！（他走入內室，門鈴聲又大作，同時有人猛烈的敲門。）

楊 把門鎖住！（他跑入黑房，拿了很多的文件出來，用火柴點燃。外面可聽得有

群人在推門，門給打破，人衆進入前堂。

楊馬霞，快拿開衣盆！馬拿開衣盆，很多警察便衣隊和兩個日本兵衝進來，馬手裡的衣盆落在地上打碎。馬，楊，蘇三人被警察抓住，同時內室槍聲一响，聽得有人倒在地上。）

日兵 搜：

（幕閉）

第二幕

薄暮時候，一條僻靜的胡同，只有近舞台左首有一個小門，以外別無人。舞台正面是一排竹籬，竹籬裡豎着一根街燈柱子。竹籬外圍着一道河，河身很狹。近籬的河岸有兩株柳樹，從籬的孔中隱約可見河的對岸，入夜時可見對岸的燈光。幕開時河水映着晚霞，一切靜靜地，只有雀鳥歸巢的噪聲。

稍停，小門的門開了，李曦華同着紗廠經理，中學生，葛志高，醫生等出來。紗廠經理卅歲左右，面肥身短，面貌忠厚，中學生十九歲，言語激烈，說話愛做手勢。葛志高穿工人衣服，態度沉重。醫生戴眼鏡，面貌莊重。

中
(一面說一面走)我再說一遍，我們不能再忍下去了。北平的中國人每一

天大批地被屠殺，被侮辱，印刷所的三位朋友被殺害了，現在我們是處在天日無光的環境裡。西山游擊隊的朋友們已經拚着命去幹，而我們呢？整天鬼鬼祟祟地開會，計劃，到底做出什麼事情來？

葛（四面望）低聲一點，你嚷什麼？仔細讓人聽見。

李這倒不要緊，這地方背靜得很，輕易沒有人進來。外面是河，人也不能走過。對了，張大夫，方才你還沒有說完，印刷所的三位朋友是怎麼死的？

（他們停住腳步。）

醫叫做馬霞的那位女朋友受了很大的侮辱。日本鬼子來查監獄，看她長的漂亮，藉照檢查她身上，把她衣服全脫光。馬霞氣的罵起來，要拼命，那個日本人當時就用手槍把她打死。

中（熱狂地）你們聽，你們聽！你們還能忍受嗎？

李 (痛苦) 唉，馬霞這會是真的嗎？

醫 楊棟是被他們硬逼着他招出北平城裡還有多少作抗日工作的人，姓名同住址。楊棟不肯說，他們用鐵練子燒紅了纏在他身上，又用麻繩浸透了花椒水抽他身上。像這樣足足地審了三晚上，他受了三晚這樣的刑罰，混身都爛完了，在第三晚上就死在監獄的法庭上。

中 (怒叫) 這是什麼世界！

醫 楊棟的太太蘇菲聽到了他丈夫死的消息，找到了一塊玻璃把喉嚨割碎，死了。

李 (拭淚) 老楊，蘇菲你們……(咬牙) 你們怎麼死得這麼慘！

(衆人都很痛苦，呆立不語。)

葛 (半晌開口) 經理先生，錢的問題怎麼樣？

紗

有一個不知姓名的人送了兩千塊錢來，聲明是送給西山游擊隊。我想這兩天可以弄到一筆款子，我的紗廠日本人要逼着我賣，我寧可把廠裡的機器毀了，可是房子同地皮已經被他們強佔了去，我現在只能收到一點賍，一個禮拜內我可以交出來。

李

憲兵團反正的事情進行得怎麼樣了？

葛

還有些小的阻礙，可是不到半個月一定有結果。他們的計劃是西山的朋友們同他們要裡應外合地大幹一下。

李

準有把握嗎？

葛

我想不至於幹不起來，中國人的心並沒有死，中國人的胆子并不小，這些日子受的壓迫太利害了，只要有人點着這根火線，沒問題地，會大大爆發一下。

李

那麼今天的事情？

中 什麼事情？

李 我說的破壞「平津反戰同盟會」的事。

葛 那已經全部準備好了。他們今天上午還聚會了一次。有二十個朋友作這一次事情的犧牲，我想至少可以炸死幾個大漢奸。我寫了一封信給日本人的忠實走狗，那個警察署長桂玉磐，告訴他，他應當明白自己是個中國人，應當顧念一點中國的同胞，如果一星期內有什麼破壞漢奸日本人的機關的事情出來，叫他不要太拍日本人的馬屁，辦事不要太認真。——我信上說是一個禮拜，好讓他想不到事情就出在今天。他就是防備也來不及。哼！今天晚上他最好少賣點力氣，不然的話，後天晚上就有他的一場告別戲。

中 什麼告別戲？

葛 他的相好，那個唱戲的崑角粉牡丹後天晚上在新民大戲院唱臨別紀念，拿

手好戲，他一定要去捧場。

紗 不錯，桂玉磐還要娶粉牡丹做姨太太呢。

李 （問葛）你預備怎麼樣？

葛 我知道他準會到的，可是戲院門口一定戒備得很嚴密，可是他的車子要經過西單牌樓或者西四牌樓。（沈重地說）我已經決定來作這件工作。

李 可是至少得兩人才行，一條街一個。（興奮）我守一條街，讓我去！

葛 （嚴肅地）你這條命我們還要你留着作別的用。

醫 年輕的人，不要太狂熱了，你這種狂熱的腦子，會妨害整個工作的。我們應當忍耐的時候，必需要忍耐的。

中 （高叫）忍耐？還忍耐到什麼時候？我實在忍耐不住了！

中 （極力鎮靜，但聲音不免微顫）你們不要鬧，這事還應該我去。我的生命早

已經獻給了我們的國家，可是你們看，我現在弄得一點用處都沒有了。（他突然停住，過了一刻，又懇求地）我求求你們，不要再拒絕我，我來做這件事，不然我現在什麼工作也不能作，你們相信我吧！我決不會誤事的……你們向來明白我，我願意作這件事。

（葛默默地握着李的手。）

紗 錢，可恨的錢！

葛 經理先生，不要怨恨，沒有你去想法錢，我們還能作什麼事呢？你對國家的貢獻并不下於我們。

紗 我安安穩穩地看着你們一個個去犧牲性命，可是我只犧牲我的錢——錢，

錢算什麼東西？我怎麼同你們比？我真難過！我太渺小，太渺小！

葛 你這個人真沒辦法！好，我該走了。（間中）我們一會兒再碰頭，傳單請你準備

好，今晚上他們去破壞「反戰同盟會」的時候，傳單要同時散出去。你馬上來吧。曦華，再見，經理，大夫，我們一塊走吧。

（醫生經理及葛下。）

中 我也要走了。可是曦華，我也要告訴你一件事，昨天我把你這兒住的地方洩漏給一個人了。

誰？

中 李 史薇娜。

李 急忙關心地問：（她你同她談了什麼？她好嗎？）

中 自從印刷所被破壞了以後，她就不能不躲起來，她如今住在她姑媽的家裡，她在那兒到很安全，所以她昨天敢冒險到委員會來。她問我你的消息，我就把你這兒的地方告訴了她。

李 你爲什麼要告訴她？

中 她很殷勤的問你嗎。

李 (驚喜) 她殷勤地問(沈思)。

(丁大媽從小門出來)。

中 丁大媽，你好？

丁 你也好？要走了嗎？怎麼不多坐一會兒？

中 (問李) 這位丁大媽就像高爾基寫的母親一樣。她真幫了我們很多的忙，傳消息，送傳單，她比什麼人都作得好。丁大媽，你還得好好招呼我們這位李先生，同你兒子一樣地看待他。你本來就像我們大家的媽媽。

丁 你快別這樣說，把我老婆子給折死了。我這個老廢物什麼用處也沒有，只能幫你們跑跑腿，招呼你們。

中就這樣你的功勞就不小了。

丁（嘆氣）唉，什麼功勞？我真恨死了那些日本鬼子，天爺爺要是有一雙眼睛，怎麼會讓這些鬼子把我們欺負成這樣！我作了三個東家，都是世上頂好的人，可是全被日本鬼子害死啦。（傷心）楊先生，楊太太，馬小姐，死的多麼慘！還有從前那位周先生，小平的爹爹媽媽，（忿恨）我恨不得同他們拼了這條老命！丁大媽，你不要難受，那些日本鬼子得不了好報應的，你等着瞧吧！連你丁大媽都這樣肯拚命，我們中國不會沒有翻身的日子。——好，我還有好些事，哪，再見吧！（下）

丁 李先生，晚飯預備好啦，您去吃吧。

李（還在呆想）我現在不餓，大媽，你同小平先吃吧。

丁（看着李，半晌）李先生，今天您好像有什麼心思？

李（強笑）沒什麼，大媽。我只覺得有點兒氣悶，想在這兒多耽一會兒。你先去吃飯吧。

丁 我已經看出來了。從前我伺候的那個周先生也同您一樣，常常地一個人發傻。我真不懂，你們年青的人心思怎麼這麼多？

（小平從門裡跑出。）

平 大媽，我找了你半天，原來你躲在這兒。

丁 小平，你餓了嗎？走，我去弄飯你吃。

平 李先生呢？

丁 李先生他不餓，耽一會才吃哪。

平 那我也耽一會兒再吃，我也不餓呢。

丁 好，那我先進去了，你們一會兒就進來吧！天快黑啦。（欲進去。）

李 大媽，如果有一位女客找我，就請她到這兒來。

丁 是啦。（進門。）

平 李先生，我也找了你半天。

李 小平，有什麼事嗎？

平 我聽說他們今天晚上去散傳單，真的嗎？

李 你問這個幹什麼？

平 （忸怩）我也想……去。

李 你小平，你太小了，不能作這樣冒險的事情。

平 不，您以為我不會作是不是我會。哪，我把傳單藏在這衣服裡面，他們不會注意我這個小孩兒的。一得空，我就扔出幾張，漿子瓶藏在這口袋裡，我抹在手上，很快地就可以貼在牆上。——你信不信？不信，我試給你看。

李（感動地抱住他）小平，好孩子！我知道你能作，不過散傳單這工作沒多大意思，等你再長大一點，你可以抗着槍桿同日本人拚命去。

平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呢？我今天才十三歲。李先生，你讓我去吧，我現在作一點事，就像替我爸爸媽媽報了一點仇。（要哭）還有楊先生楊太太馬小姐，他們還答應教我怎麼替我爸爸媽媽報仇，可是就在我認識他們那一天，就被日本鬼子抓了去。李先生，李先生，你告訴我，他們怎麼死的？

李 都死的很慘！

平 李先生，爲什麼我這麼大就不能同日本人拚命？要我大了，那得等多時候？李先生，我等不了那麼多時候。（拭淚。）

李 小平，別着急，別難受，過幾天我一定替你找一件你能作的事情。你現在去吃飯去吧。

平 (躊躇，很難過的樣子。)

(丁同着薇娜從小門出來。李見她，急向前同她握手。小平還在發呆。)

丁 小平，進來吧。秋天晚上涼，快換件厚點的衣服去。(攜小平下。)

史 你想不到我會來吧？

李 (憂鬱地，熱情地) 我早已等着你了。

史 (笑) 等着我？沒的事。(指着他) 你又不是算卦的，算定了我今天會來。

李 這十天來我就不停地叫着你。

史 我怎麼沒聽見。(皺眉) 這幾天我藏的地方真叫我受不下去了。你想想，那天我照常到印刷所去，望窗子上一看，窗台上沒有花盆，幸好門口沒人，我同身就跑，一直到委員會去，在那兒才知道出了事情。我又聽說桂玉磐那個漢奸在滿城的搜捕我這位教日文的女教員。聽見這個消息，我趕快回去收拾東

西告訴房東說是到天津去，我可一直搬到西單牌樓我姑媽的家裡。

李 西單牌樓？

史 是的呀。幹嗎你這樣大驚小怪？

李 離新民大戲院不遠嗎？

史 很近，轉拐就是。我們從樓上窻戶口就可以看得見戲院。我的姑媽看見我非常高興，她問了我很多天津的情形。這位老太太一點兒也沒有疑心我已經在北平耽了這麼久。我那位姑丈作了治安維持會的委員，自然也是一個漢奸，不過他還起不了什麼大作用。我常常自己好笑，不過我在那兒倒是挺保險，可就是整天閒着，不能做一點事，也不知道外面的消息，也不知道朋友們的生死存亡，把我悶的真難受。到底我實在忍不住了，就又跑到委員會去，在那兒我才知道你還在這兒，才知道你的地名。

李（熱情地）薇娜，你今天不同平常一樣了。

史（溫柔地）我對我自己說，那個人不知道在哪兒？一定也同我一樣地在受罪，一定的。

李 那麼你今天來不單是爲了國家大事，不單是爲了我們的救亡工作？

史（搖頭）曦華，我想整整有十天我們沒見面了。你覺得日子長不長？

李（惶惑憂傷）薇娜，別同我開玩笑。蘇菲說過……

史 蘇菲怎麼把蘇菲也拉上了？蘇菲說什麼？

李（忍住）沒有什麼。（他煩躁地踱着）

史 蘇菲，可憐的蘇菲，老楊，馬霞……這時候他們不知道怎麼樣了？我一點消息都不知道。曦華，你知道嗎？

李（恨恨地）哼！管他呢！

史 (驚) 曦華，你說什麼？

李 (痛苦地) 薇娜，你說過的，一個人應當把自己完全獻給國家，人的感情，又要它幹嗎？

史 曦華，你今天怎麼了？老實說，我不認識你了。

李 你覺得奇怪嗎？不久你就會明白了。

史 曦華，你為什麼住在這兒？這兩天日本鬼子搜查得更緊了，你要是暫時沒有工作，不防離開些日子。不然，白白地犧牲又何苦哪？真的，你在這兒真太危險了。

李 我本該早同老楊他們一塊兒被抓去了。因為……是……若不是爲了……

史 爲了什麼說呀！

李 要不是爲了……你……

史 (出其不意地吃了一驚,半晌,低緩地) 要不是爲了我?

李 是……不然,我決不會離開印刷所的。

史 曦華,你真叫我担心,你現在爲什麼弄成這個樣子?

李 你爲我担心?

史 (悲哀) 啊,你爲什麼這麼說?

李 一個人應當完全獻身給國家,對於什麼都不要讓步,這是你說的。

史 唉!你爲什麼這麼殘酷?

李 殘酷(苦笑)

史 (忍淚) 曦華,曦華,你真不知道你給我的痛苦多麼大!

李 (後悔,不安地走來走去) 薇娜,你不要怨我,也不要難過!你看見站在你面前的是另外一個人,不是什麼李曦華……(恨聲) 唉,從前的李曦華變成什

麼樣子了？

曦 曦華，你怎麼這麼狠心？

李 不是狠心，是我的心變了樣子了，我要把它改變過來。（絕望的叫）從前的李曦華到什麼地方去了？（坐在石上，將頭伏倒。）

（天漸暗，街燈亮了，對岸的燈光也漸現。一群雀鳥亂噪飛過。）

史 （走到李身旁，撫他的頭）曦華，曦華，你心裡還有什麼事？怎麼苦成這樣？

…曦華，你鎮靜一點，曦華，你醒過來呀！

李 （閉着眼睛）啊，不要把你的手拿回去，你的手在我頭髮上是多大的安慰。（突然睜開眼要說什麼，又停住，只喃喃低喚）薇娜！薇娜！（他拉住她的手，把牠們慢慢拿下來，也撫他的臉，一直撫到口邊，虔誠地吻着）薇娜，你把我……把我的心變成什麼樣子了……（他放了她的手，站起來，狂熱地走來

走去)不要怨我,不要笑我……可是,你願意笑,就請笑吧,沒有什麼關係,現在我什麼也不怕了。我曾經極力的同我的心奮鬥,可是一點用處也沒有。從前我天天要在印刷所碰到你,每一次的見面就是最苦的刑罰,所以我不能不逃開,我想免掉這苦刑……可是還是沒用處。……如果這就是愛情,不,這簡直是地獄!

史

(感動)曦華,來! (對着他臉上含着溫柔地微笑,他到她的身邊。她舉起雙手,抱住他的頭,溫柔地)那麼你清醒過來吧! 還回到從前那個驕傲的鐵漢子李曦華,恢復你從前那樣的精神。如果我把(低聲)我獻給你,你就能夠恢復過來嗎?……曦華,我永遠是你的……(她慢慢放下他的頭,一面自己也俯下去,半晌,她放開了他,兩人默默凝視着)傻孩子! 你為什麼不早說? 為什麼你居然等到這麼久?

李 難道你沒有猜到嗎？我整個的精神整天整夜地圍繞着你。

史 那麼你也受够苦了？

李 （如夢初醒）這是你嗎？薇娜，這真是你嗎？……啊，為什麼我應該受這麼大的痛苦？為什麼這日子來得這麼晚？……（極力驅散另一件事的痛苦）可是你已經是我的了，還管其餘的事做什麼？

史 沒人會相信，平常這麼驕傲的曦華，會有現在這樣子。（笑）

李 薇娜！

史 像我們一向把生活看得很嚴肅的人，今天也做出這樣子來，別人知道了，不知道會說什麼呢。

（兩人都笑。）

（對面岸上送來人羣的鬧聲。）

李（不安凝視着她）啊，薇娜……我的薇娜！（他閉住眼睛，對岸的聲音更大了）

了！不要離開我！不要離開我！

史（驚疑）曦華，不要啊！那面街上又出什麼事了？（側耳細聽。）

李（今天晚上有二十個人去「破壞反戰同盟會」，現在時候已經到了。）

史（驚）我怎麼一點不知道！可是，街上為什麼亂得這麼利害？他們成功了沒有？

我到胡同口去看看！（鬧聲增高。）

李（抱住她）不要到那兒去……薇娜，不要離開我……

史（曦華，我就在這兒看！）（她吻他的前額，起身）你也過來。（她從籬孔向對岸望。）

（鬧聲更利害，隱約幾聲鎗响。）

史（哎呀你聽！）

（李驚跳起來，同她立在一處凝神聽。）

（對岸有火光，像有什麼建築物燃燒了。鎗聲更清楚。）

李 開槍了，他們衝突起來了。看，那個火光，反戰同盟會就在那個方向，他們的破壞成功了！

（外面忽有隱約的歌聲，歌聲漸大，也漸清晰。）

李 （驚）什麼唱歌的聲音？

史 （難過）一定是他們被抓住了，不然不會唱歌的。

（歌聲漸近，夾着人羣的噪聲，又一排鎗响。）

李 薇娜，（緊緊抓住她。）

史 （含淚）又犧牲了二十個朋友！

李 （抱住她）我冷，我冷，靠近我一點。我，我不願意失掉你！……我們不能分開，

不能分開……

（丁大媽瘋狂地自小門奔出。）

丁 （哭喊）李先生，李先生，小平被打死了，全身被刺刀刺爛了。

李 （大驚）什麼？小平？

丁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偷了好些傳單跑了出去，在街上被打死了，他身上還有沒散完的傳單呢。小平，小平，你這孩子……

李 在哪兒？

丁 他們把他從前門抬進來的。

李 我去看看。（丁痛哭入，他將要進去。）

（葛志高自胡同那邊走來。）

葛 驕華！

李 (回頭看見) 哦，志高。

(兩人站在胡同邊低聲談話。)

葛 時候到了，輪着我們動手了！

李 (應聲) 時候到了！

葛 去破壞反戰同盟會的朋友，當場被打死十一個，其餘的全被抓去了。街上走的老百姓被冤枉打死了很多，街上滿街都是血……我們的日子是後天……

李 (痛苦地) 後天，後天……

葛 你不願意嗎？

李 (畧停，忍痛決絕地) 不是。

葛 怎麼？

李 沒有什麼……那麼，一定後天。

葛：你担任那一條街？

李：我担任單牌樓。

葛：好，隨你的便，一切都會替你預備好，祝你成功！再見！（兩人握手，葛下，李呆立着望着葛的背影。）

史（輕輕走近他）：什麼事？

李：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……一件不相干的事情。

史：可是你在發抖，曦華？

李：不要响，你靠近我，不要離開我！

史：曦華，你鎮靜一點！

李：你守着我，我們不要分開……不要分開……

史：你閉上眼睛，睡一會兒吧！

李 我只要一會兒，一會兒，同你在一塊兒——

史 睡吧，可憐的……

李 我只要一會兒，一會兒……

史 別說話，靜靜地……

(幕)

第三幕

劉維奇家的內客廳，左邊有一張桌子，幾把椅子，一張小沙發，桌上放着茶壺茶杯，一瓶酒，幾個酒盃，一些點心。右有一張舊式的長條桌，上面有一張照片，一對燭台，一瓶花。左右各有一門，靠裡有一排窗子，共有三扇窗門。

這是晚間。劉太太，馬太太，戴小姐，史薇娜四人在用茶點。

馬 史小姐，你來北平很久了？

劉 你來了兩個禮拜了，是不是，薇娜？

史 是的，算起來真有兩個禮拜了，姑媽，在您這兒，日子過的真快。
馬 你在這兒住的慣嗎？

劉 她很少出門，整天就在家裡。

史 我在家裡耽着很好。本來我這一次是特地來看我姑媽的。

戴 不錯，還是在家裡耽着好，現在真不敢出去，滿街都是日本兵，朝鮮浪人，動不動就攔着人檢查，還常常開槍打死人。不然的話，現在正是菊花開的時候，北海，中央公園，頤和園……多好玩！

（戴與薇娜還在談話。）

劉 （向馬）她不願意出去，只有這幾天一個同她一塊兒從天津來的女同學病了，她才不能不去看她……那女孩子怪可憐的，生了病也沒人管，所以前天晚上薇娜守着她，直到夜深才回來。我真担心哪！那天晚上可巧就是反戰同盟會被扔炸彈，滿街鬧得不成樣子，不知道冤枉死了多少人……呀，真可怕！直到今天還在鬧哪。

馬

劉 怎麼？

馬 那些日本人挨家挨戶一天搜查幾遍，沒有一家不受害的。

劉 （憂急）噯，這怎麼得了哇！

馬 街上的住家，只要是能走得動的，全往南邊搬了，每天車站上擠不動的人，就賸下那些窮得實在動不了的，還有的就是那些漢……（忙改口）就是現在在同日本人一塊做事情的人。北平城裡，老實說，真沒法耽下去了，我們等南邊親戚的回信來了，也就得走啦。

史 你一走，我以後連能談談話的人都沒有啦。可是又不能勸你不走……

（她們倆人仍繼續談，不過聲音漸低。）

史 戴

（站在窗前，向戴）我從前每到放假的時候，就到這兒來看我姑媽。
戴 現在天津的大學，不是都被日本人燒了嗎？

史 所以我才到北平來。

戴 咦，好像上個月我在街上看見過你。

史 （暑覺爲難）你大概認錯人了，我只來了兩個禮拜。

馬 （望着窗外）站在這兒，可以望得很遠。

史 是的，這兒可以看得見單牌樓整條街，新民大戲院也看得很清楚。

馬 啊，你看這一連串望不盡的電燈，可是街上變成這樣的淒涼，我一個人晚上真不敢在這街上走。

（戴仍向窗外看。和劉太太談話的馬太太在暑爲遲疑之後，便小心地從懷裡摸出一張摺好的印刷品。）

劉 （驚奇）什麼東西？

馬 別響！輕一點兒！這就是鬧事的那天晚上我在我家門口檢着的，特爲帶來給

你看。天保佑！要是給我們表爺知道了，那還得了！咱們看完了，就把它撕了吧，攔在身上真是担心。

劉 這又是傳單嗎？是不是西山義勇軍發出來的？

馬 就是那天晚上他們到反戰同盟會扔炸彈發的宣言。饒日本鬼子這麼利害，他們還散的滿街都是。

劉 快拿來看看，你已經看過了，讓我看吧。

（她正拿過來要看，忽然聽見了丁太太在外面說話。）

丁 （在外）劉貴呀，你們太太在家嗎？……嚙！這屋子怎麼這麼靜悄悄兒的，好像一個人兒都沒有似的。（一面叫着一面走進來）劉太太在哪兒哪？來客囉！（馬急忙將傳單藏在懷裡。丁太太年紀在三十五歲左右，可是打扮得很年輕，舉止輕佻，言語迅速，進來坐下就不住口地喝茶吃點心，而且還做出很驕

傲的樣子。

丁 喲，馬太太，還有戴小姐，你們姊妹倆都在這兒。

劉 （介紹薇娜）這是我內侄女，從天津來的。

丁 （向史等點頭招呼，便坐在桌子面前，劉太太遞了一盃茶給她）哎，我剛才在街上碰見一件事兒，告訴你們幾位聽聽。說起來都叫人不相信，你們猜是怎麼回事兒？

劉 （不能不答她）什麼事呀，丁太太？

丁 這件事兒呀，氣的我到現在氣兒還喘不過來。（用手撫着胸口，喝一口茶）我，一個憲兵隊長，居然在街上被他們給扣住了，不讓我車子走過，說是要檢查他媽的！大概是那些日本鬼子鬧的太難過啦，找着我來開心哪。你們看我，我這樣兒有什麼可疑心的地方唔？也許他們看我像個女學生：

馬 (忍不住插口) 你像女學生?

丁 要不他們爲什麼要檢查我呀? 你們想想看, 一羣日本兵圍着我, 要搜我身上, 還問我有沒有錢, 可把我氣壞啦! 幸虧來了一個中國憲兵, 才告訴他們我是個隊長太太, 你們猜怎麼着? 他們馬上就換過一付臉子, 客氣得不得了, 還跑出來一個年輕的日本軍官, 對我打招呼, 噫哩咕嚕的說了好些道歉的話:

.....

劉 你懂得日本話嗎?

丁 (不高興) 我雖然不懂日本話, 可是那意思我總看得出來呀。屢, 人家都說日本只有女人長得好看, 日本男人全長的醜, 可是那個年輕的軍官可真漂亮, 個子也不矮, 大概是個西洋種, 他的兩隻眼睛還一死兒的盯住我, 倒弄得我怪難爲情的……真討厭! (她又喝一口茶, 緩緩氣) 這傢伙長的真漂亮, 可

惜我……（猛然頓住口，自己知道話說得不對了，連忙改變聲調向劉）哎，
喲，劉太太，你怎麼老不到我家裡來？我真怪想你的。我只能在這兒坐一會兒，
我還要到新民戲院看戲去哪。

劉 維奇今晚也要去。

丁 那麼劉太太你不去嗎？

劉 我今天不大舒服，頭痛，而且票子也買不到了。維奇是同他們衙門裡那一夥
人一塊兒去。

丁 今天晚上的戲好着哪。你不去真可惜，是粉牡丹的臨別紀念，她就要上滿洲
國去唱去啦，那個警察廳長桂玉盤可把她迷的不得了，聽說粉牡丹從滿洲
國回來，就要嫁給老桂做姨太太了。

（劉維奇上，四五十歲光景，鼻子深紅，他已經喝醉了。）

維 (向衆打招呼) 哦, 丁太太, 馬太太, 戴小姐, 啊啊, 請坐!

丁 劉老爺, 聽說您今兒晚上也要替粉牡丹捧場去?

維 桂玉馨的面子, 不能不去, 到不是替粉牡丹捧場, 爲的是替老桂捧場, 我們這幾個人就定了八個包廂, 送了十個花籃, 今兒晚上這位桂廳長的面子可真作足了。

丁 (撇嘴) 我看粉牡丹長的也不算好看, 下了裝好像比我還老。

維 這就叫做「情人眼裡出西施」, 你說她不好看, 老桂把她看得同天仙一樣, 他喜歡她, 咱們就得跟着捧她。

史 不捧她又有什麼要緊呢? 不過是一個唱戲的罷了。

維 (不高興地望了她一眼) 這是官場上的規矩應酬, 你們女孩子懂得什麼? : 你們知道北平這地方是歷代政治的中心, 多少年來的政治活動, 都少不

劉 維

了娼妓同唱京戲的唱崑曲的這些人在裡面點綴，很多的政治變幻的背景，線索都在這般人身上，你怎麼能小看他們？……現在這般年輕人，動不動就罵我們腐化，他們在學校裡唸書，難道歷史都沒有讀過？連這個都不知道？而且不明白一個朝代有一個朝代的變幻，從前金朝和元朝入主中原，中國不還是好好的在着嗎？整天嚷嚷什麼愛國……抗日抗日，把自己的小命抗了還不算，把地方攪得雞犬不寧，還罵我們是什麼漢奸，他媽的，這般年輕小子我提起來就來火！（斟滿一杯酒）

不喝點茶嗎？

不，我不要喝茶。（飲乾）哼！現在北平全虧了老桂，要不是他，我們更沒有太平日子過了。像前天晚上鬧那件事，喝！他們敢拚命去丟炸彈，被老桂一網打盡，一個也逃不了。日本人都稱讚老桂是個幹才，他真行嗎！他媽的這些學生，

什麼時候斬盡殺絕，這天下才能夠太平。

史 可是姑丈，愛國並不是壞處呀。

維 （掉過頭望着她）怎麼你也這麼糊塗？你要不是我的內侄女，我也要和你同他們一樣的看了。（史裝出不在意的樣子，只管低頭和戴在看照片。劉維奇便掉過頭，和太太們說話，聲音很低，爲的是怕薇娜等聽見）聽說這些鬧事的學生，後面都有共產黨在指揮。（他又斟一杯酒。）

劉 真的，我看你還是喝茶吧。

維 （生氣）不，我喜歡喝酒。（飲酒）像老桂這樣人真不可少，地方治安，維持秩序，全靠着他們。

馬 這麼好的秩序！爲什麼街上常常打死人？像前天晚上，不知道冤枉死了多少人，滿街都是血。

維 這有什麼關係！死的那些不安份的傢伙，再不然就是那些窮要飯的，這些人活着也沒有用處，死了也不要緊。

馬 聽說這些日子挨家挨戶的檢查，沒有一家不受害的。

維 可是馬太太，要是再不檢查得兇一點，我們更沒有好日子過了……前天晚上出事情，昨晚上午爲這個開會，兩晚上我全沒得着好睡，弄得我真累，頭也有點昏……噯，真混帳！（又斟酒。）

劉 你喝點茶不更好嗎？

維（粗暴地）討厭！總是你的茶，我要喝酒。

劉 你不是還要去看戲嗎？

維 我的好太太，我的酒量你還不知道？這點酒就能把我喝醉了嗎？哦，我剛才說的是什麼（略停）哦，對了，說的是那般混帳學生，前天晚上被抓起來，他們還

在街上唱歌，還喊喊口號，什麼打倒漢奸，哼！要是沒有我們這般漢奸，那北平城還成個什麼樣子（飲酒）越說越叫我生氣！

丁 我也聽說，學生裡面有很多共產黨，那些共產黨，男人頭上全紮着紅布，女人頭上紮的是綉花的紅綢子，啊，是不是，劉老爺？

劉 那我到沒聽見說。不過他們那裡面的規矩……屢，那簡直不是人怎麼？

丁 當着你們這些太太，我，我不敢說。

劉 說呀！劉老爺，怕什麼說呀！

丁 （埋着頭低聲）他們主張公妻。（連忙回頭望望，怕薇娜等聽見。）

史 哎呀！這叫什麼話呀？我的天老爺！

史 （走近）姑丈，你還在罵那些學生嗎？

維 啊？不錯，不錯，時候不早了，不去談那些混帳學生了。

丁 （看錶）我們該上戲園了。

維 好，一塊走，一塊走。

（兩人起身預備出去。）

丁 劉太太，你有三個月沒到我家來了，還是我先來看你，你真好意思好，馬太太，戴小姐，史小姐，再見了！劉老爺，走吧。

（丁先出去，維奇忙飲乾最後一杯酒也，跟她出去。）

史 姑媽，這麼一位漂亮太太，你怎麼忍心三個月不去看她？

劉 算了！她不來擾活我，我就感恩不盡了。我很疑心她，她會叫人到這兒來檢查。

史 這兒？他們怎麼能來這兒檢查？而且又能檢查出什麼來呢？姑媽，你說的是什

劉

麼意思？（馬太太伸手進懷裡摸索，不安地向四面張望。）
對了，馬太太，快拿出來吧，趁這時候讓我快看看吧。

（馬取出傳單，劉太太站起來，跑到門前把門鎖上，然後回來拿過傳單仔細地看，薇娜戴小姐也走過來同看。）

劉

（讀）北平抗日敢死隊宣言：我們的同胞……（以下聲音低促，不能聽見，只有她面上表情漸趨緊張，激動，最後不能忍耐地叫起來）真的，我們中國人現在受的是什麼罪？為什麼能夠這麼忍耐？可是，可是我們這些女太太整天被關在家裡，能作什麼事？我們得想法幫助他們。（沈思）聽說他們經濟很困難，（起來將錢袋尋到手中）可是他們在哪兒哪？怎麼給他們送去？到哪兒去找他們？（難過，入沈思中。）

（室中沈默片刻，大家都很難過的樣子。）

馬 (歎了一口氣,起身)時候不早,我該走了。劉太太,我明天再來看你吧。妹妹,我們走吧。

(馬戴向她們告別,要走出去,但門已經鎖上,劉又去取了鑰匙,開了門,她們倆人走出。劉與史留在屋內,彼此默默相看,半晌。)

劉 薇娜。

史 姑媽,什麼?

劉 (起先用不安的眼光望着薇娜,好像有什麼話要不由自主地吐出)薇娜,我應該告訴你……

史 (極力鎮靜)什麼?您要說……

劉 我……(急語)他們藏了好些東西在我這兒!

史 (驚)什麼?姑媽誰藏了什麼東西在您這兒?

劉 他們，那些學生，藏了很多東西在我這兒，在那邊，我櫃子裡。

史 （驚喜，跳起來）我的好姑媽！你真太好了！你不怕姑丈知道嗎？

劉 我鎖起來了，他找不到的。（突然恐怖）可是現在搜索得這麼利害，我很害怕

……

（外面有人輕輕敲門，劉開開門，一個女工模樣的青年女子進來，手裡拿着一個洋貨店的大紙盒。）

劉 （驚訝）你是誰？

女 您是劉太太吧？

劉 我就是。你有什麼事情？

女 有個張素嫻，本來是她到您這兒來的……

劉 （驚）她怎麼啦？（女望史，遲疑不語）不要怕，你說！

女 (悲聲) 張素嫻被捕了。

劉 (悲痛) 什麼? 她也被捕了? 天娜! (仔細地看女) 你到這兒來, 你也是……?
女 是的。

劉 那麼你今天來是拿回那些東西的, 拿去吧, 快點, 我很怕……

女 不, 我又帶了些來, 這盒子裡面。

劉 可是我不能再替你們收起來了。可憐我吧! 我不能再留下, 現在到處搜查得這麼利害……

女 可是, 叫我們怎麼辦呢? 近來我們就的地方更不安定, 每天都要躲來躲去, 只有放在您這兒還比較穩當……

劉 哎呀, 我真怕! 這些日子我夜裡睡都睡不着, 老是提心吊膽地。

女 劉太太, 請您留下吧! 只有這一次了。我們的朋友, 死的死了, 被捕的被捕了……

劉

（內心鬥爭，半晌）那麼，那麼就留下吧。（女感激地握她的手。她又突然想起）張素嫻被抓去了，他們會逼她招出來的……不，我不能够，我不能够！

女

劉太太，您放心，難道你還不認識我們這般人嗎？（興奮）日本人雖然狠毒，可是沒有一種狠毒的刑罰能叫我們屈服的。（她要走出，史急忙到她面前默然和她握手。女出。）

（史突然跳起，抱住劉的頸項。）

史

姑媽，好姑媽，我多麼愛你！

劉

薇娜，你快把我悶死了。

史

姑媽，你多麼好啊！

劉

你這孩子要瘋了！（轉身立窓前，向外看）你看，桂玉磐的車子才打單牌樓來。

史 怎麼來的這麼晚？

劉 他是只看粉牡丹一個人的……看他下車了。

史 喝，這麼多衛兵。

劉 現在在北平的漢奸，只有他一個最紅了，因為他頂會拍日本人的馬屁，對於自己中國的同胞，手段也最毒辣。

史 （她掉過身子不看窗戶）這種大漢奸，要不除去他，我們的抗日工作是不容易達到的。

劉 （驚）「我們的抗日工作？」薇娜，你也在裡面工作嗎？

姑媽，你也是，我也是，僅僅爲了我們受難的國土，受難的民族，可憐連自己人對自己人都不能說實話……有人按鈴，這是誰呢？

（門鈴聲短短三响，一種特殊的按法。）

劉（驚）等我去看。（她出去又走回來）薇娜，一個年輕人，要見你。

史 這是我們的朋友，姑媽，不要怕。

（門鈴又响。）

劉 薇娜，薇娜，小心點！我怕得很！我應該走開嗎？是不是？

（劉進去。李曦華入，他慢慢地走進來，臉色慘白，裹着一件大衣，先向四面望一望，然後走到屋中央，站住不動，好像不看見什麼一樣。）

史（遠遠站住，驚駭地細看李，不安）曦華，曦華，原來是你！（近前急語）我明天就要來的，爲什麼你這樣冒險地跑出來？我說要來，一定會來的。

李（語不成聲）你用不着去了。

史（更加驚慮）有什麼事？曦華，告訴我！告訴我！我求求你！

李（定睛直視）我願意……我應該再同你見一面。

史 (恐怖) 曦華，你要去做什麼事？(呆望他的眼睛，同時面上逐漸增加恐怖) 曦

華！曦華！(突然明白了，絕望地叫) 不，這是不可能的！曦華，你為什麼，為什麼你已經……(她閉住口，臉上起了一種痛苦的痙攣，睜着眼凝視他。)

李 (鬱悶地) 應該這樣作……

史 (閉目忍淚) 應該這樣作！

李 時候到了……血鐘響了……

史 (悲哭) 血鐘，喪鐘……

李 我覺得我是，我我們全體被壓迫民族的一隻手……我應該這樣去作。有一個很大的力量在推動我，引導我，命令我去作……

史 曦華，你是屬於我的……現在這麼快就把你失掉了……曦華，難道真應該這樣快嗎？

李

薇娜，你給了我很多幸福，可是幸福是危險的東西，我幾乎失掉了對於自己的信心。如今我好不容易才恢復了從前的力量同理智。我這隻手不會辜負我的。我現在邁開大步向那死走去，我一點不害怕，可是，薇娜，我一想到你，我是多麼難過啊！（史定睛望他的眼睛，想說話，然而喉嚨被塞住，說不出話來。）我的手不會顫抖的，不過我願意有你在我身邊，聽着你對我發命令，叫我去！

史

（出神）是我一定陪你！

李

你瘋了，傻孩子！我不是這意思。一會兒桂玉磐就要從新民大戲院出來，就要經過這兒，你看他要過來，就放一個亮光在這窗戶台上，當作一個暗號，一個命令，也就是給我一個最後的安慰……我已經把他們派來那個給我發信號的朋友打發走了，在這最後的短促的時間裡面，我願意只同你一個人在一塊。（指着窗戶）那邊，在牌樓的旁邊，我等在那兒，我半醒半夢地望着你這

個窗戶，我可以想像你就在我的身邊，直等到你點着了我們訣別的信號，那時我就知道時候到了。（略停，懇切地）薇娜，你要好好地注意，別讓我錯過
了機會。

史（嗚咽）要我發信號叫你去死！要我發信號叫我們倆個人永遠分離……這……這是我作不到的事……（畧停，突然想起）他一定走這兒經過嗎？他
也許會走四牌樓呢？

李 那兒也有一個生命在等着他。

史 如果他要走那四牌樓，我們怎麼辦呢？快告訴我。我們就趕快離開這地方，隨便到哪兒去，山裡邊，鄉下，無論什麼地方，我們倆人好好地守在一塊兒，只要過一個月，哪怕半個月也行，一個禮拜也行，一個人一生一世享受這麼幾天的幸福，決不能算過份。然後我們再回來拚命，到那時候，你去犧牲也好，我

被犧牲了也好，我們都甘心情願……曦華，你說對不對？對不對？

（他們彼此愛憐地相對微笑）

李

（臉色又突然陰沈）我今生又多了這一笑，生命的吸引力真是殘酷，薇娜，你叫我真難死得下去。也許在明天太陽升起來的時候，我們受難的整個民族已經解放了，壓迫我們的敵人已經被趕了出去，可是我看不見了。我應該去了。對於我們中國將來的勝利，我不能夠活一天，活一點鐘，來享受牠！可是我相信，我今天敲了這口血鐘，我們的同胞會有很大的響應，會更加努力奮鬥，薇娜，你也許可以看得見是被解放了的中國，得到最後勝利的中國，到了那一天，薇娜，請你還記着我……

史

（悲痛到極點）曦華……

李

（緊握她的手）薇娜，我的薇娜，永別了！她正要撲上去抱住他的頸子，忽然

他的身子往後退避，卽站住。今天，我應該鼓起勇氣才行。（他放了她的手）永別了！

史（哀求）還有一會兒哪！

李（向後走了一步）還有一個朋友在等我。

史等一會兒！只等一會兒……

李（已將近門）時候快到了。

史（哭叫）曦華，曦華……不要去……不要去……（站在門口，望着李背影，悲痛欲絕。）

（劉太太入，走到她面前，抱住她。）

劉薇娜，好孩子，什麼事？你爲什麼這個樣子？

史什麼？你說什麼？（畧停，自言自語）爲了國家犧牲了他的生命，他的生命，這

是應當的……應當的……可是……

劉 (不懂)孩子,你說……

史 啊!姑媽,別問我。(她失神地走來走去,忽然停住)不會有那樣的事……不會有那樣的事!她跑到窗前,向外看,劉也走到她身邊)怎麼牌樓那邊一點也看不見,只有這一邊有燈,那邊怎麼這麼黑?

劉 是的,那邊冷清得很。

史 牌樓那邊好像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黑的怕人,只有新明大戲院這邊特別地亮。

劉 (向外看)啊,戲散了,車子已經動了。(史猛然離開窗戶,站在屋子中央)過來看,他們全走這兒過。

史 (昏迷地)走這兒過?走這兒過?過姑媽,你怎麼知道?

劉

車子全往這一面走。(史帶着恐怖走着，在桌上拿了一匣火柴，把燭台上的燭點燃一隻，呆立了一會兒，又將燭吹滅，把燭台放回原處。)桂玉磐上車了。(史擦了幾根火柴，又一一丟開)很多的衛兵警察。(外面不絕地汽車喇叭聲)桂玉磐的車子開了……

(史立刻燃起燭，把燭台放在窗前，又轉身跑回，到桌前站住，她怒目向前看，外面汽車喇叭聲漸近，人聲嘈雜。劉太太無意中掉過頭，看見窗台上的燭台，正想將牠拿開，剛拿到手，炸彈突然爆裂，窗上玻璃震得粉碎，燭台從劉太太手裡落下。街中人聲嘈雜，哭聲，叫聲，警笛聲，同時并作。史跪倒在地上，眼光失神，發出一聲絕望的哀叫。)

史

曦華，我的曦華！

劉

(定了神)薇娜你怎麼啦？(走到史前，抱住她，史哭笑并作)薇娜，醒一醒，醒

史

一醒！
薇娜！

（大大睜開眼睛，如夢初醒，她向四面一看，掙脫劉的懷抱）不，我不能哭！不能哭！（擦乾眼淚）這件事情我不應當哭。（恨恨地）眼淚，眼淚不能夠抵償他的性命！（叫）我要踩着他的血往前幹！中國人，起來吧，起來吧！（出神地叫）把我們的敵人趕出去！中華民國萬歲！

（幕急下，她還在繼續地叫。）

（全劇完）

自 由 魂

版權所有：不准翻印

著 作 人 趙 慧 深

發 行 人 張 靜 廬

發 行 所 上 海 雜 誌 公 司

總店：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

廣州漢民北路二三九號
武昌察院坡、梧州大中路
支店：宜昌二馬路、長沙東長街

重慶武庫街、西安南院門
成都祠堂街、昆明華山南路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學初版

發行額：五〇〇〇冊

每冊實價二角五分

(外埠酌加郵寄費)

乙 項：第 124 號
出版物：第 0222 號

